息庵集 四
書 序 記 傳 說
跋 題後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八目錄

書九

序十九

記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八

書

擬與某官書 甲午

某頓首再拜某官執事某自少時聞議論者皆云執事抱嘉遯之節有輕爵祿之志其位彌顯而其退彌固無愧乎古之君子然某固已疑時俗之喜爲稱譽而未知執事果何如人也六後有以執事所著夢筮賦示余者其辭蓋明用行舍藏之道難進易退之義其稱論切其指喻遠見者莫不服其操之高慕其行之潔某於是亦疑執事眞君子也頃歲執事以徵再

至京師入見　縣官無所猷告出而對人言獨喜爲慢汚之說某又疑之夫抱嘉遯之節有輕爵祿之志者於世必相忘不宜屑屑於風塵明用行舍藏之道難進易退之義者於大道必有見不宜見人主而默默其操高其行潔者於樞機必愼不宜口出褻陋之言如是果可謂君子乎此不得使余之不疑也今者執事忽又至京驟取榮官雖爲辭避而久留不去乃於洪宇遠事排正論而扶邪議雖昔之所稱譽者亦莫不疑於執事而某之疑執事者於是益決復爲執事恨且憐焉曩日宇遠因求言之旨疏論二王子事

其言多觸犯忌諱人主旣容之而不罪乃有二三憸
小之徒暗搧人主心怒而不能罪偵伺睢盱倡爲邪
議或請下宇遠之疏以定國是或請屛黜宇遠以伸
君上之誣或請罪一二臺臣之右宇遠者以固其論
其爲說不同而其所以罪斥宇遠則同其所以嘗試
人主之心以謀進取則同及其譸間得售　天怒遽
震昔之謂宇遠不可罪者又皆攘臂而言其非今則
至於擧國莫不稱其非或心知其無罪而畏刑懾禍
追怵而以爲非或惜官位顧利祿不敢忤於權要而
以爲非或貪冒苟得欲　　　　爲非凡欲

罪宇遠者莫不藉執事爲重而明言宇遠之非者由
執事爲之幟也噫執事其眞以爲可罪乎抑戲之以
爲非乎眞以爲可罪則喪心失性無識之人戲之以
爲非則阿時喜禍賊善之人此決知非君子所爲也
且昔文帝徙淮南於蜀袁盎猶譏以殺弟今者澂瀟
之惡不浮於淮南宇遠之言無怪於袁盎夫盎漢之
直臣也宇遠可罪則盎亦可罪盎可罪則古之直臣
欲善處人兄弟之間者亦無不可罪矣周昌比漢祖
於桀紂夫漢祖至英主也桀紂至暴無道也昌猶以
是譏其君可謂誣矣未聞其[illegible]以此而罪昌豈當時

之人不賢於今之人而今之臣反有忠於古之臣耶由是推之宇遠之疏論二王子事者不可謂之非而雖有觸犯亦未宜罪之此時俗之所以致疑於執事而其之所以痛恨於執事也然而始聞執事之論者皆曰斯人寧有是言及執事旣爲處置之後人乃信執事之論果如此也當南重晦再發不可罪宇遠之論也縣官怒益震手批數百言斥退玉堂處置諸臣擢執事爲其長人人皆謂執事必以病不赴召矣不然而赴召必能委曲切諫回聖主之怒必能開陳是非明諸臣之無罪俄聞執事夜半請闕呼唱而入泣

白面未省事少年而資兵誘貧處置兩司是請罪宇遠諸人而非重晦唯以求媚縣官爲務非特執事之可羞最所恨者國家設玉堂三百年未嘗有改處置之事而自執事首創之爲朝廷羞耳且玉堂之能處置兩司以其有公是非也事[illegible]有當於理而不當於人主之心者矣若旣爲處置又以一當於人主之心而遂改之則烏有所謂公是非者乎觀執事之志若再爲處置而不合上旨則三爲之三爲處置而不合上旨則四爲之雖至於五至於六亦無所憚而不爲矣噫此果君子而爲此乎夫逢迎人主小人之所利

執事爲此何以爲君子越今詩論鄙夫之所能也事爲此何以爲君子執事皆不仕於朝矣何故出於今日論議乖張是非顚錯之時乎執事嘗閉口不言世事矣何故附於今日一三憸人傾軋迎合之議乎宇遠重晦世之所謂流俗人而今爲君子執事世之所謂君子而今爲宇遠重晦之罪人古人有言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化爲臭腐者殆類於是此其之所以爲執事憐焉者也且由今而覵之則鯨海鰐浪之外蜒烟蠻瘴之鄕固不若流水其車游龍其馬出入乎金門玉署以攬權寵由後而觀之則昔之竊位冒勢志

氣揚揚自以爲得計者人莫不唾鄙之而至於觸忤
人主流離謫竄坎壈而不舒者人莫不嗟嘆而歆豔
之此直可以眩一世而不可以欺萬代今執事又欲
眩今人以取快而獨不悟後世之不可欺耶而況今
人未可以盡欺也近有爲救執事之說者或曰執事
非不知宇遠之不可非而天怒未可遽回邪說未可
遽破寧受逢迎之譏暫爲鎭靜之計以冀天怒之自
回邪說之自破或曰執事恒恐欲退而彌進欲隱而
彌彰寧爲自汚爲世譏笑然後肥遯之志可固也噫
此直兒童之見豈執事之意邪此孟子所謂今之君

子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者耶以此欺人人孰從而信之耶某於執事未嘗一見其面而執事之長於某幾四十餘歲某今歲初幸進上不利而執事之已取某又四十餘歲言齒則甚少言位則甚賤言交則又不獨淺而已宜其不可有所論議亦不敢相責如朋友之道也然而恨執事之毀其節喪其名憐執事之終不悟而累其身不勝志士之憤不能淡默且春秋之法責賢者備執事始有君子之名而卒乃如此亦不忍不以賢者責也輒布區區伏惟幸察某再拜

與市瑞明書

抱痾閱旬神思日昏昏昨夜忽夢與吾弟及揚卿若對而坐出吾弟所爲三都賦者讀之鏗乎如金玉燦乎若繡絲清韻觸耳奇色溢目吾與揚卿相擊節豔歎之不暇忽遽然而覺則二人者皆已失而其文豔豔尚在眼焉因自念與吾弟不見者月已餘矣豈思之之極而想發於夢耶抑吾弟聞吾之病將枉訪而問之而夢先爲之兆耶吾弟善爲文章豈果有所作如古之三都賦者耶若果有所作必能鏗乎燦乎悅乎人之耳目而夢亦然耶古之文人如揚子雲江文通皆每有所作必自有夢豈吾弟之才非特自夢

而又能發於他人之夢耶爲之歆感于心因復思吾弟不能自已朝睡纔起揚卿適至又念昨夜之非偶然而夢也愈欲一見吾弟以說病懷吾弟倘肯惠然而來以符吾所夢以成吾夢之奇耶倘有近所爲著者亦幸毋靳袖示

與趙揚卿書

昨蒙委臨但恨日昏卒卒不得少有所叙悵缺無已僕於今冬畏寒蓄縮尤甚伏堗擁爐不能出戶外一步地獨踽踽於虛几間抽閱古書以此自遣人事漸疎適足以長其迂濶之資可笑可笑僕生平最服方

正學先生竊有太史公執鞭之願以為若先生當求之於三代使先生生於有宋之盛則不為濂將必為洛不為洛將必為閩使先生與於七十子之列則不為顏將必為曾不為曾將必為冉閔今其言行焯烈爛乎人之耳目者吾子亦嘗聞而覩之矣而僕之言豈有過哉豈有過哉惟其逢時不祥不能使姬周之日月再朗於既蝕獨能挐千古之綱常而任之身遂使顏曾濂洛之紡若絕若續彐掩月翳寢至於不可尋當時之人既貪於淫威後世又從而因循無一人奮然為先生而明其道嘻嘻痛矣可勝恨哉雖有鄭

氏所錄先生遺事猶多闕漏使人不能無不許之恨是以僕竊不揆愚陋輒於抽閱之暇謹采摭先生之遺書參之以通紀而檢次其歲月以爲年譜一冊縱不足以發揚先生之萬一亦庶幾少抒僕素所蓄積之志也昔者朱夫子爲濂溪撰事實爲伊川撰年譜近世退溪先生亦爲朱子撰通錄令僕末學淺識雖不敢僭擬昔賢所爲然先生之道固未始有愧於濂洛諸夫子則僕之愚陋之志亦志士仁人之所宜矜恕者也嗟乎以先生之道之大後之人猶且指以爲迂況僕生於百世之下欲尋已絕之緒而明之世寧

有不笑我以爲迂者乎雖然僕直當受之耳亦何足辭亦何足辭今者謹輒手寫年譜一通以呈唯吾子爲知僕之志幸賜閱覽倘亦有以許我之非迂否乎想有脫誤毋吝指教便早呵凍萬不盡一

謝李擇之借示董學士份泌園全集書

僕嘗從申寅伯許求閱陸弘祚所編皇明十六家文選董氏卽其一也每恨其選之至約而未得覩其全也今蒙借示原集一秩實諧夙願甚幸甚幸董之文大約蓄富意宏大者數千言小猶不下累百言必極其所欲言而後止誠可謂大矣然辭或傷於駢儷而

輒復剩複肯每失於弛蕩而大不收結較之近代葉蒼霞李京山猶有所遜況可置諸陽明荆川諸公間耶巨無霸雖甚長大恐不能當劉文叔一勁卒如何如何詩律淸曠雅澹頗有孟襄陽韋蘇州遺致不比嘉隆以後諸人務爲大聲壯語殊可喜也探閱略遍謹此奉完

與朴叔和叔 世采 書

長夏爲淫雨所關入秋復困於兩次試院之役卒卒無暇隙於一切候訊亦且闕然徒有戀嫪之懷常懸懸於中耳不審近者靜中啓居如何處僻而地清且

無俗累膠擾想進修益勝爲之傾羨傾羨其本來尋
病初寒因不良將理得咳喘上氣諸症種種作惡至
今二十餘日尚無分寸差效良苦良苦前者教及明
季遺聞而其時適爲宅人所取去未卽奉副今始是
覽第此書崇禎紀則不如谷氏應泰紀事之詳且核
惟於南都之不終浙閩之旋亡兩廣之播越處差有
可考者矣因念當中朝板蕩之日尚不乏忠義之士
如史可法瞿式耜劉宗周黃道周諸人尤爲烈烈某
嘗以爲可法之忠不下於宗忠簡式耜之才有過於
文信國至於宗周道周二大夫生平終始又卽蘇氏

所謂平居而忘軀犯顏臨亂而徇義守死者也時常以此言於所知而人或有不以爲然者豈人情貴遠而賤近以是爲近日之事而不欲輕許之故耶是未可知也精於權度者想必有確然之見未知高明之鑒則以爲如何抱病離索雖欲一折良誨有未易得者偶此开布統希雅炤不一

與黃生貞道書壬戌

李宣傳之逝獲審僉雅履珎勝殊慰殊慰旱炎比酷即惟動靜益佳生之先人葬地在於楊根廿川而近來曉解堪輿之人皆言水破生方大不利於嗣續云

術家之言茫昧難信而生今年五十只有獨子子又無子雖官秩顯隆一身之榮名極矣每念累世宗祧之托懔懔憂傷若無所容如得一可用之地及時安厝則雖盡褫我爵祿而子之傾我家私而報之亦所不辭以此經營於近畿者久矣今者地師數人歷見元通亥坐之原以爲堂局安穩水川送迎亦皆合法可以用之云此實生家之大幸也然又聞之左岡外人家卽尊兄弟所居之室而家後山上亦有墳墓云時俗所忌專在於墓門相冲而此則家舍與墳墓俱在於坐穴不見之處實無所妨礙者而第念尊家兄

弟聚族於斯旣有年所則便與地主相同而我則新到之客也主客之禮固不可不先相通名以道來此之意故昨使李宣傳委進略通鄙意而歸矣李宣傳回來俱傳尊兄弟所云云之語生俱已領悉之矣李言尊家有田句穴頭周匝左右耕墾於一谷之內者幾至十許日昨此尊家之所種藝而爲食者今若盡廢而陳之則此一害云夫穴處至近數日耕之地固不可使犂鋤相及此則勢將請賣於尊雖至倍價亦不得不買其許多種粟之田吾豈有盡禁之理乎此則依舊昨治可矣李又言尊家後墳山亦必至遷移

云古今人葬地之連岡各用者何限而至若金浦象村中相國葬親之地則與今完昌君柳時茂祖地同是一岡中家祭於北柳家祭於南兩家莫一焉亦未嘗有關閼之事況今尊家所居之兆與我新卜之地屬岡而不相見者乎此則勿爲遷動可矣兩事旣如是安排則餘外小小防塞之端自可方便措處唯以勿失和氣爲主幸甚幸甚僕卽欲親自往見決擇而百里之外旣未得私出今有禱旱之擧　九重憂虞百僚在事亦不得請暇玆以一書先布鄙意書辭之外可以言傳者亦在去人之口望須從容進問俾無沮

縮不盡之悃如何餘在日後面叙不宣

答首輔文谷金公書 壬戌冬赴燕時在義州

瑞興途間修上候書之後驅馳撼頓絶無餘暇雖未得更尋竿尺卽報中就審二郎魏捷會圍旋罷 殿對誠爲 國家賀得人不獨爲閤下門庭之慶也甚伏承下覆書仍諦調攝體履神相仰慰且賀實倍常品今 沓罰金事小生之意亦未嘗不以專使爲恭順付太便而使行旁午西路糜爛决難又責別行夫馬故多端思量至於 啓請今則方物文書俱已齎到再明定欲渡江耳昨日又以三事馳 啓一郎中山

諸鎮事也忙迫封聞未暇暢悉而皆所不可不依許者伏望與左台可否善爲覆奏如何歷見大興後又見正方又見慈母大興雖曰難棄第欠實用正方最近大路固是莊兵過敵之所而久守則必敗唯慈母絶好形局頗與南漢相似以此思量南漢之無雙可知至於弘福則天然結聚又勝於南漢即今時議皆以此等爲非而鄙意則以爲决然難舍第近處無石爲一大欠今若專付一人以百餘石工專意鑿石又一人專意燒甓限三四歲不掇最後調用僧軍或限年分築以十年爲期則必無不成之理但 詢 筆 疑

定爲難得耳時事紛擾見諸朝報者亦多駭異生雖遠赴疆外憂念倍切唯望閤下爲國長慮使此辛甘得調燮撼得定毋令旁視者長其奸心此爲區區之祝除萬不盡

與燕京畫史焦秉貞書 在下河舘

昨日所畫旣已得其髮部處寫眞時更以下所錄者加減爲之如何此像本是方而今作長圓蓋於眼下口上比本面稍長一分頤著鬚處亦長一分稍加減改爲宜額本凸潤眉本濃豈口本廣厚眸子亦不至細小視眄頗有煒如狀此尤精神所注而手法俱

似欠到幸須 一著意俾不至爲非其人也昨坐房子窻戸盡開雖不至幽暗而亦不與外廳不同自然少陽明之光故摹寫之際未免帶著晦色此人生平未嘗有皺眉憂愁之態怒時亦罕傍人所謂滿面春和云者實指此而言也此亦神氣所注並加著意如何昨因屢次動筆兩臉黑氣〻〻多此面本帶土色今不可作黯黲之色此亦改之爲宜髭鬚間白莖亦似過多矣此數條外亦須默運心匠想記本面加減如何犀帶一品則本不粧邊矣

答松磵李尚書 端夏書 癸亥秋在平川時

自弟北返台已東歸踪跡參商轉示契濶而書尺往還亦復不繼則不佞踈節之失也近得出住牛川此去台寓僅百餘里云便鄉無因盍切瞻嚮而已郞者趙監役袖傳台札披閱再三不任感歎之至頃日台疏實是爲 國家憂甚慮遠罄竭悃愊之語設令有一二參差弟豈不知台意之一出於包荒朋亡之遺誠耶弟則所處睽孤所遭曳掣徒有張弧之疑未遘遇雨之吉狼狽奔迸之外無他策矣幸賴 聖心曲賜矜察俾得罷退就閒田里得請之日歡喜如狂仍念曩日之如黃生輩爲弟促歸者眞是大功德主大

恩人讚歎不足矣天時漸寒正爾龜縮若待明春暖時節一作上游之行或可握手於淸心神勒之間而亦何可預期耶別紙所教至當至當且先兆營遷曲折略爲攄及於趙君而來示所云亦卽弟所嘗置念於胸中者當十分消詳而處之耳餘萬不宣

序

贈均上人序

昔吾先外王父東淮公文章雅望爲一代最旣貴重而顧殉於時制不能需于世無所抒其奇偉秀傑之氣以博觀於域內名山大川靈境異區徃徃縱方外

奇逸之士相與遊嬉輒愛之不忍釋去以故公之在世世所謂詩僧韻釋欲藉公一言以自顯者且日踵於室公皆樂與之接不少厭特有浮屠戒淨喜氣義善談笑嘗遍走公卿貴人之門而謁之見者莫不親愛故又嘗從公遵海以東遊金剛諸山及公築室於雲吉山下有終老之計淨又來侍公每嘉其欵誠愛之彌篤噫世之結友朋披情素握手歡然自比義管鮑者及其久也尚不能無衰夫淨以一浮屠能知慕公之德侍公數十年未嘗一日或懈旣偕公不憚遐險以搜奇剔幽盡嶽海之勝歸又以從公於寂寞之

濱則非有氣義烏能若是乎其時余年方七八嘗侍
公左右與淨一二見尚記公每把筆寫詩或爲墨戲
淨在公案前摘紙磨硏以供也後數年淨也死公又
下世嗟夫哀樂相嬗勝事靡常自公之沒至今十餘
年間門闃日以衰替無復曩時之盛雖欲尋公遺蹟
幾乎湮滅而無傳夫爲子孫之心其烏得而無悲余
或時時於山人詩軸間覽公遺篇仍復追惟舊日未
嘗不潸然而悲也今年冬余負笈來奉恩寺日與衲
子居其中有名尚均者自言乃淨之門徒亦嘗從其
師謁公能徵公遺事爲余道之余聞而始悲終又慨

然而感矣夫覽公嬉戲翰墨之餘猶有所悲況其公
所愛者之門徒如見公之所愛且其故家之所不能
徵均或徵焉其感于余之心尚復有旣哉然則余於
均固不可以無言因書其所感于心者以贈均亦善
談笑頗類其師

送徐見道潤文重東遊楓嶽序

余少喜詞賦於心最所契獨孫興公夢遊天台蘇子
瞻赤壁兩賦而已因且私自謂斯區也固以奇擅天
下然奚至若是絕哉是始文人者之夸詡以自張大
其遊有未足信及覩古人之論以爲司馬遷雖善於

爲文乎苟非生平壯遊周覽乎域內名山大川以抒其奇偉疎蕩之氣其文亦不能至是於是乃知彼二公之於文亦然奇山異水各有以盪其心胸而當其下筆爲賦崢嶸洸瀾若波之湧而嶽之立雖彼二公亦有所不自知者奚暇以奇詭爲意尚奚信不信之足論哉余故嘗以爲山川與文未始不相待文非遇山川不能奇山川雖奇非文又無以見其奇余內姑兄徐君道潤將爲覲向關東關東故多佳山水且有慕司馬之志臨行過余余爲問其遊與否蓋期於省謁之暇理一月裝直越楓嶽躡毘盧俯渤澥闚九龍

濯足萬瀑檥棹三日浦尋永郎述郎舊跡以歸云噫吾子之遊其殆卝乎雖然余於子之遊復有所慨然而感者矣夫鄙所謂天台赤壁其瓌瑰絶特之觀豈嘗以古今異其所朝遊賞而暮娛玩豈特孫蘇二公而已哉然而二公之遊獨傳其他皆沒沒無所記豈匪以停辭廢藻無足以寄千古抑縱有之而又不能與彼所賦者並固與無無異也乎楓嶽之奇不遜於天台赤壁人之遊娛者殆亦朝而暮而顧乃於二公未嘗遇既無以侈其瓌瑰絶特之觀又曷從以信其景物之勝否乎則茲山之蓄不遇之感而思一効其

奇者蓋已久矣今吾子之節行且指于茲茲山之靈亦必新其物色以待子之至況吾子胸中文辭和稍臻於奇又嘗與余同學詞賦倘至於佳境異區騷人逸士之所宜賞者輒爲之逍遙俛仰一揮而賦之以爲昔之不遇今遇之晚則余所謂山川與文未始不相待者其將驗於此矣如余閉門事病宜從而未從縱嘗假蝴蝶一登茲山亦未效古人之夢而賦徒爲吾子行而勗壬辰冬嘗夢遊楓嶽故云

送申晉夫暹寧親松都序

昔麗氏之初興膊裔滕萱納羅包濟收三韓之籍而

總之一時唯太師申公功以武第一及乎悉讓之際旹叐卽甦用衣裳易鱗介明先聖之學以詔昧時惟侍中鄭公功以文第一其後申公翼太祖授命於桐藪績與漢紀信並鄭公拄乎危邦以一身較于天幾偃而復立者數卒不支以殉焉之二公者實麗之所始終而稱麗之節義唯二公又第一二公以功以節紀竹帛享俎豆其高風遺烈歷百世如一日而其子孫之蟬嫣繁祖而襲冕者彌遠而彌昌太師之後二十代有宇晉夫甫者余之外從叔也爲人豈弟遜讓有志於學於侍中公亦其外裔云則以二公之後而

能昌大其宗者其又不在斯人耶歲之季冬將西有
寧覲之行以從祖侍郎公時留守開京故而開卽麗
之故都王氏五百年之遺墟也噫麗之亡蓋已久矣
其始也其賢臣有如太師公爲礪其烈以樹其業其
衰也有如侍中公爲礱其節以亢其隤及公旣歿而
其故家世室無復遺存國隨以踣則至今數百年之
間但見其山高水麗景物無改而其興亡盛衰之跡
皆已剗削消滅其臺殿第宅之壯繁華遊冶之所皆
已化爲敗礫隳礎埋沒於荒烟野草之丘其公卿侯
伯之震耀煇赫於當時者皆已不可復見而一一遺

蹤舊跡往往爲樵人牧竪所指點覽者於此孰不爲
徘徊愴悢喟然而感者乎余嘗聞麗主嘉太師之功
烈每於滿月之臺爲八關會特設公像以狀鳴喑戰
鬪之貌以饗云今毁臺尚存猶可以髣髴乎英靈之
所肹蠁者遵城而稍東有鄭公舊宅今易以爲祠以
祀公自祠又迤而東數里有橋名善竹卽鄭公捐命
所夫以尋常行路之人匪必吊古而興想尚歷茲地
猶未嘗不慨然慕聳然敬繼之以咨嗟涕洟知其後
世追遠之感自有所油然而不能已耶吾固知晉夫
於茲行其所爲感必當有倍於人者矣嗟呼丈夫之

行乎世得如二公之所樹立庸詎不謂卓哉今晉夫不必徒感其往迹於蔓榛露棘之間而已其不幸而著其節者固不論其功與學庸詎非晉夫之所宜惕然興起思與且光可者乎晉夫勉乎哉

奉送春治先生佐幕關北序

昔辛卯之歲春治先生自翰林罷明年壬辰始叙出知狼川縣未幾又罷越二載叙叙而不調者又二載而乃拜咸鏡道都事時丙申七月旣望也先生將行內外親黨故知數十人俱出國東門以餞相與語曰先生文章經術冠一國當世莫能二之人皆謂先生

將朝夕從容於館閣左右人生之無何今乃棲遑於下縣復屈首佐幕千里外伈伈向人逐顔色低聲氣豈不勞且苦哉咸欲以是慰先生於是先生之姪濟風金錫胄獨執爵顧四座而言曰諸君善未之知耳先生之此行當賀非當慰也先生之此行非屈者乃將大伸也不然何先生之蹟與先外王大父文貞公之蹟其同之若玆乎嘗攷文貞公年譜萬曆辛卯文貞公自内翰陞騎省其年罷至明年壬辰叙文貞公屢沉下僚不振丙申始廵按北路竣事旋入玉堂郎結知于宣祖今先生於文貞公孫也其罷叙官爵同

而其歲之辛壬同其奉使北路同而其歲之丙申又
同豈不大可異也乎噫此又無足以異者也夫以微
且賤之人苟其賢亦能以自奮況以文貞公之孫其
賢又能無所忝於文貞公其有不與文貞公同其貴
者乎其始也既同其終也亦將同焉斯又可以執左
契而責者於時遂進爵而賀衆咸曰然文貞公自北
還不十餘年官日益顯遂晉文衡位三公羽儀明朝
今先生亦將自此而益顯矣未久如有天晋促先生
還者吾儕其又將馳馬出東門迎先生于茲於是衆
遂復再拜進爵賀先生以爲別

中興唱酬錄序

余旣與白賓伯趙揚卿諸友共遊中興歸來未浹旬復出倣西湖之會明徒日遠每想陟古城尋石洞寒葉被逕霜楓蘸水而千巖萬壑應接不暇黃昏入招提對酌佛殿堦上明月自東嶺而上白色如畫凉露襲人可謂千古絶景尤惓惓不能忘也昔蘇子瞻嘗與王定國乘月置酒於黃樓子瞻謂定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夫子瞻死去今又不知幾百載世不見子瞻之樂亦已久矣豈意吾輩於今日得復續二仙之奇興而以跌宕於玆也耶揚卿貽書遠

致西湖謂余曰吾方與同遊諸亍裒所唱酬詩若賦竊慕效南嶽之録以識不忘子其爲序余謝不敢且復曰斯遊固不可忘録之固善也然吾輩之所賦果有若廬山之吟赤壁之篇而語足以敵斯景者耶且南嶽之録何可儗也余嘗觀其録凡二賢之所玩賞皆如目擊而身歷怳然若相與追陪於層巒疊嶂奔流渟潭之間令人景慕欣聳之不暇噫此豈以其清詞逸韻炳琅耳目能服于人而然耶抑非必有待於篇章句字之末而別有所使後人覯感而不能已者乎是未可知也揚卿再書曰二之言良是此殆所以

自勗且以勗吾輩也吾輩於南嶽之遊顧慕之云爾非敢儗也請遂以斯語爲斯錄序

贈某序

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穰穰皆爲利往世之誅乎利久矣溺人心志塗人耳目而仁義遂以亡矣金子曰夫上世之人樂道仁義而羞言利中世之人仁義不能勝利下世之人倍仁義而惟利是求習俗之慣若陵之夷若水之走下雖家曉而戶說終不可以復也是故志士賢人忼慷狷節之倫猶往往知所恥義不苟與當世合而世亦反以爲識鵬之飛

也搏扶搖背青天而鳩與鷽笑之蛟龍嘲於獱獺而鷦鷯爲鼠鵰之所嚇斯固必至之勢不可諱而避者也昔者仲尼辱於向魋子輿侮於淳于季次窮居子淵陋巷仲由縕袍原憲環堵而結駟連騎聘饗乎諸侯者之徒咸乃刺口而恣其嗤嗟乎世既後矣俗益偷習益不可變而況於處身隱約厲孤潔之行不求顯於世者乎其受菑又何可勝道哉此放利之行所以日肆何知仁義之論所以作而鄒聖之所以喟然於梁王之問者也夫坐賈營市壟立賈役道路脩容袨服游士之釣聲譽也黛綠臙紅冶女之蠱美少也

至如弄文之吏好技之人巧於心者不顧其戕身巧於手者不惜乎殊指斯特閭里之賤爲利心之所使自昔猶然固無足異也及乎俗之偷夫世所謂學士大夫持名而尚節者終亦莫不墜於利當彼之紆金拖玉錯繡轂而行也意非不洋洋盛乎至趍人主之前伺顏色俛僂喜怒務飾爲媚悅阿容曾無所耻此不過戀朱紫耳巖居壑棲之士誦賢聖之訓以文其言設爲名高以矜其行者亦或招權勢以要尊官美仕是與閭里之賤奚異其實皆爲利也噫其所由來者漸矣苟有嗜仁慕義欲有以矯之者則不亦戞戞乎

難爲力哉某遯居絶俗抱無悶之志頗與世相齟齬顧於余甚有合也豈古所謂同氣相求同明相照者非耶夫不合乎人必將有合乎天不合乎今必將有合乎後子旣躬耕於白雲之谷矣余亦且洗耳乎牛渚之波姑相與恣傲跌宕於一水之間不以察察而受其汶汶焉則吾兩人之利抑亦將無窮已乎某今有還棲之行聊書其所嘗感者以爲贐且與之約

贈柳氏子序

忠原柳氏子某今 歲擧武不第其歸也申子瑞明贈之以鞭且爲文以勗之其言多感慨奇崛之思謂貴

富必可致而其致之有時故雖古俊傑非常之士要必待善駕馭者鞭策之而時不至焉則亦蠖屈而已其辭丁寧勤曲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噫夫鞭而後始行者凡馬也若駑也駘也雖鞭之不動騏驥驊騮亦不待乎人之鞭之也吾嘗觀柳子今雖屢躓於鹽車之下奔奔常有千里之色是特時未至耳亦豈必鞭之而後始以盡其才乎然端明猶以是物爲贐行之資者柳子亦必有以識其意也嗟乎使柳子持是物策欵叚蹩躠於下澤從田野間窺灌漑淺深而已焉則斯乃柳子之不得其時而是物之失其職固甚矣

使柳子而遇其時得其善駕馭者左右鞿箙擁五丈之旄羅馬叱咤以指麾熊視虎躍之士是物也於此亦足以效其用矣然則物固有待於人而人亦不能無所資於物耶抑以物使馬以人使物而人又有使使物者亦復有使使使物者耶柳子譏之

古文百選亭

鄒孟氏有言曰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此語兵之常勢然也然而古今之善用兵者往往能以小制大出奇而取勝者謝玄淝水之捷虞公采石之勝者是巳夫以偏安不振之晉而覆苻氏投鞭斷江

之師則此誠可謂難矣然其兵尚號爲數萬用習和
忘戰之宋而破完顔鉦鼓千里之衆則此誠可謂尤
烈矣然其兵猶至於累千至若東吳之甘興霸所領
只麾下百騎耳夜俱襲魏武營出入跳盪如履無人
之地其所擊殺傷甚衆魏武竟以此解兵去由是觀
之兵愈少而其選愈精選愈精而其勝愈奇苟爲不
然雖有齊山之甲如林之徒亦何與於勝敗之數哉
噫是豈特兵爲然惟文亦猶是焉夫自代繩以來六
籍紛然汗瀾賁籐耗毫溢宇充棟而天下之書衆矣
誦習之家恒不勝其繁且難而於是乎抄選之事作

是亦用兵者之簡卒乘鍊鋒銳以資其出奇取勝其
爲用又曷可少哉近世選文者西山有眞寶謝氏有
軌範是二書最盛行于今然或以其雜採賦辭而章
程未整偏取唐宋而詞氣漸俚盖亦不能無病之者
吾同宗予文氏兄弟頊自湖南俱來從學于京師間
要余抄古今文以便服習余遂盡取秦漢以下至南
宋諸家文掇其菁華拔其腴雋滿百而止分爲三篇
書其目而歸之曰此猶貫寨之騎苟有善用乎此者
雖髣髴孫吳如魏武者猶足以褫其魄而況下於此
者乎雖弱必强一戰而霸吾且刮目而俟之

代顧榮送張翰歸江東序 月課代人作

蓋聞長平子之賦歸田白下榮辱之境仲長統之著樂志不羨帝王之門是以吳江汎鷗夷之舟鹿門採龐公之藥潛山隱藪蓋有道焉辟世辭名亦其情也吾郡張君高韻邁俗達識洞微以皎皎雲霞之思獨棲棲風塵之際薄遊梁國困鄒生之長裾顧覽帝京動伯鸞之哀操天時人事瞻四宇而增懷海月江風遡千里而引興于斯時也蓐收作戒少昊初臨涼風動而城闕寒白露下而蒹葭冷松江之鱸且美何須武昌之魚笠澤之菰新肥不數西山之蕨時物正佳

於吳會遐思已決於江湖洛北秋生將海燕而共別湘南水濶與冥鴻而同歸惟其著鞭之先不無分袂之恨嗟乎人生貴在適意物外可以忘機畫棟雕梁非久戀之所烟汀霧渚得爰集之鄉今朝遠離悵登山而臨水他日偕逝庶飲江而採薇

唐百家詩刪序

善乎胡生之論也自唐以後選詩者多矣英靈國秀間氣極玄但輯一時之篇什而刪今百家鈌略初盛章泉唐紀僅取中晚周弼三體有牽合之譏好問鼓吹多錯雜之失數百年來未有得其要領者獨楊伯

謙唐音頗具隻眼然遺杜李詳晩唐尚未盡善至明高廷禮品彙而始備正聲而始精斯言不其然歟以余觀於近世玄超之類苑務極廣大而旣傷於繁蕪于鱗之詩選一主高簡而反失於阨僻譚藝之家盖又不能無病之者去歲之春余以肺火杜門養痾無所事事偶聚唐人詩集數十家以資閱玩仍遂不揆寡陋輒有甄録且復裁酌乎諸家之選以成一家之書得詩滿千爲編者九名之曰唐百家詩删是删也師其備於品彙而刊削以歸約法其精於正聲而崑羅以就博其於體格聲調尤不敢不致其謹而嚴焉

則庶幾於高氏之權度不大相盭而使胡生有知抑
或右以當其意也否乎此其去取編撰之由俱詳諸
凡例茲不暇悉

海東辭賦序

世共知離騷爲楚人之音而殊不知佯狂麥秀之什
卽懷沙哀郢之所濫觴至於慶卿易水 曲又是李
夫子所稱之爲悲壯激烈非楚而楚者也夫以浸沐
仁賢遺化之鄕而且與金臺長城壤界相接則自昔
東士之習爲文藻尤多以辭賦擅名於世者其無亦
有得乎麥秀易水之流風餘韻而然者耶余於前夏

解職居閑仍爲諸從輩所要遂遍閱東人古今諸家辭賦就揀其聲調諧雅能不詭於作者之旨者爲一帙人自麗朝李文順至我春沼舅氏爲二十有七文自祖江至夢餘爲五十有八夢餘者法七而爲者也唐李善論七發以爲楚辭七諫之類然則夢餘亦辭之流也總名之曰海東辭賦以見夫左海文明之區數千里之遠數百代之下尚亦有宗依屈宋踵躡班揚非楚而楚有足觀者云爾

行軍須知序

自古爲兵家之言者孫吳尚矣如諸葛武侯之心書

李衛公之問對卽後世之孫吳而宋仁宗朝皆命樞臣曾公亮等撰武經總要至皇明嘉隆間少保戚繼光亦著紀効新書備載戰陣方略卒伍敎鍊之制此又輓近言兵者之所取以爲宗師者也昔在壬丁我國再遘倭難明天子爲之發兵東救而其時總戎受脤多是宿帥能識邊事曉軍機者我之將士亦得以扣質疑難於帷幄之暇仍取戚氏新書撮其操鍊之要名之曰兵學指南則今　國家之設廳講授稱爲能麽兒者卽此法也然指南一書文不過百餘則圖不過數十本武士之初學者始雖若聱牙艱棘而不

出一兩月皆能舉而誦之余自忝本兵以來每欲更求他軍書之最切緊者繼指南而誦之矣須者始於總要中得行軍須知一篇雖不知爲何代何人所輯錄而論議明而計畫詳綜錯乎七書檃括乎百家子史而成之者也余嘗試論之以兵家而擬之於醫家則指南者固湯液丸散炮炙之方而須知乃虞摶或問李梴提綱之類也擬之於星曆家則指南者固測筭度分太少之術而須知乃司馬遷天官書[illegible]衡曆議之類也擬之於禮家則指南者固儀節登降輿衛之數而須知乃大戴小戴明堂禮運之類也必二者

俱備而後體立而用以行理得而數亦明質文相比
內外兼該而庶幾無虧闕之患矣故於私塾印書之
餘復鳩工印出數百本將與揞南互布諸中外俾我
國中弁韐之饒於武略者得資其講習焉

春沼先生文集序

昔歐陽文忠公嘗論蘇子美之文以爲斯文金玉也
雖棄擲埋沒見遺於一時後必有收而寶之者世之
哀憐子美而惜其才者其可無恨余每讀至此未嘗
不慨然感而潸然出涕也嗟乎物固有貴且重者而
人或不知其爲希世之奇珍則捐之以糞土汨之以

沙泥沉藏黕昧宜若無因而自表見然其精英所聚
時出光怪以之輝映日月衝犯星斗而有不可得以
掩焉者此歐陽公之所以深感於子美之遺文而反
覆三嘆而爲言者也然以余觀之古今文人志士之
懷抱才美擯斥早歿不見用於世者又不特一子美
而已惟我舅氏春沼申先生以相國玄軒公之孫駙
馬樂全公之季子遯世用文章光顯而至我先生以
宏才邃學日潛心用力於詩書六藝之遺旨其所折
衷鼓鑄發以爲文辭者類皆奧衍敷妙自中乎軌度
而尤工於楚人語幾乎化之者本朝蓋自　明　宣

以來學士大夫始相學習爲秦漢古文而簡易崔公
實倡之於前谿谷張公復繼以張大其業若先生者
又出於二公之後眞可以接其統緖而得其眼藏雖
其體態所擅纖腴淡濃各自不同而譬如方者輝山
圓者媚淵大者爲圭爲璧小者爲珩爲璜而其所以
爲希世之寶則一也先生旣早負重望旋擢高第簪
筆橫經侍人主出入其於彌綸黼黻之業亦莫有舍
先生而先之者而世故嬗變家難遽作始則自屛於
田間終又徊徨於嶺峽偃蹇擯落遽齎志而殁焉噫
嘻悲夫方先生始卒先生之胤正字君收集先生所

爲詩文及宅所著爲幾卷及其病將死舉而付余曰使我先人遺文終不至於泯然無傳者子之責也余謹垂涕而受之藏之又二十餘歲矣今於印行樂全公遺集之餘繼以先生所著號春沼集者附之噫先生之文其將遂行於世不至於棄擲埋沒而假令如歐陽公者更生於今覩先生之所著以識先生志業之所存則其所哀憐感嗟反復而流涕者又豈但爲一子美而已耶先生初不甚留意於詩律及退居廣陵時於牢騷侘傺之境吟咏自遣而猶不能多其得之於狌山北幕者亦不滿秩故今集中所録較之他

文不能三之一而第其氣格雄渾頓挫沉鬱而自然有長公海外之遺韻憶捲握之物猶富數世者此即古人之語也苟其至寶又何必多也玆敢以宿昔之所感于心者謹書之卷首且以質之世之具眼者

再書春沼先生集

春沼集旣刊行有日矣客有過余而問者曰子從春沼公問學固久今若欲論公文之所至其將置之於國朝何公間耶余應之曰余識蔑何足以知之然嘗聞之公年二十四始著原上一篇徃質于鄭畸翁弘溟畸翁每讀一篇輒稱善謂公曰子文何遽不及張

持國豐腴少遜而辭采過之且子年少才且盛不可
量也先樂全公見公所爲白雲樓記亟稱之以爲東
京之文公於文辭盖有天得方二十六七歲時已臻
古作堦閫與俄遭樂全公喪喪畢卽登第入翰苑未
踰年而家難作自玆以後不復數數於鉛槧今集中
所錄者大抵皆三十以前所論著也客曰若果如畸
翁之言則相國其將讓公抑公讓相國耶余曰讓則
吾固未之能知也抑余嘗讀公之文而竊有所衡於
心者其評弇園鹿門兩家之文也其曰長江巨河淪
漣澎湃者非相國之謂乎其曰奇峰幽壑雲興霞蔚

者亦公之所自道者乎凡物之廣大高深惟各正其性命而已亦奚相讓之爲乎客旣去仍書其語復識諸公集之後以俟知者

白谷集序

始師年十七八自離岳走至京師蹐諸名卿學士之門出詩文以爲贄而一時先輩鉅公多愛師之聰頴夙悟獎而進之以爲靈皎默休之徒不是過也時我外王考樂全申公不樂在朝嘗屛處於淮上師輒持緗卷攝緇而從之與公之季子春沼公朝夕左右供筆硯之役閱四寒暑猶不怠公仍敎以經史語孟諸

吾儒家言旁及韓蘇等書師遂日夜誦讀久而後乃
發之其文頗滂沛浩漾若峽之決而河之潰也東溟
鄭公斗卿尤歎賞之以爲奇才顧師以[illegible]事未明遂
訪碧巖止師於頭流之雙溪叅佞老宿提唱眞乘居
然一曹洞之世適而中年嘗棲止近畿鄭東溟以詩
贈之曰從哭東陽尉今逢白谷師鳳凰終不返龍象
亦含悲其爲世所引重又如此其後春沼公遽下世
外氏群從又相繼凋落余每與師相遇師輒爲之叙
說從故繼之以慨然悱惻歐翁捐館而惠勤流涕曼
卿已死而秘演亦老蓋亦有漠然不知所向之歎焉

盛衰相嬗自古已然則浮世存没之感又烏可旣耶師嘗爲南漢僧統之任未久辭去時獨往來於峨眉聖住之間至庚申初秋竟以微疾示寂噫嘻悲矣其徒懷善收拾後事殆無遺憾而復裒其平生所爲詩文數百首千里訪余請余序之余乃發其篋而讀之則其詩格古氣健類非沾丐於靈皎黙休之餘賸而少時之作又皆就質於諸先輩鉅公得其印可者晩益宏肆能爲古今雜體其爲書序碑記之文者亦多疎宕可觀有不待余文而自可以傳於世者然余於此尤有所憯然感於中者不特廬陵之於秘演眉山

之於惠勤而已又安可忽然泯默以重孤懷一言爲師
勤勤之志耶余故將師生平終始及兩世相識之誼
並書諸卷首以志余感以爲白谷集序師名處能白
谷其號也壬戌重陽息庵居士書

錦帆集序

昔袁小修嘗序中郎詩曰錦帆解脫諸集意在破人
執縛間有率易遊戲之語或快爽之極浮而不沉情
景太眞近而不遠要亦出自靈竅吐于慧舌寫于銛
穎足以蕩滌塵坌消除熱惱中郎之序徐文長則謂
其胸中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

之悲故其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孤峭鬼語幽墳憶彼小修中郎兄弟固自相爲知己若田水之沉淪銷落苟非袁生之能具隻眼其孰能拔之於醋甕酒媼之手表章之至於此耶二公之外又有吳門王百穀尤擅詩譽淸新俊逸往往能造奇語盖亦玉溪丁卯之倫而非他雕香刻翠輕盈流蕩之徒所能髣髴也今於三家集中摘取長律百餘首彙爲一集而以其人或生長姑蘇或喜遊吳會其所流連興會咏歌之跡多在於靈巖虎丘之間遂仍名其書

目錄批云

黃鍾集序

近日偶取 國朝名家詩自挹翠以下至東溟爲九人每集抄若干首爲二冊冠之曰黃鍾集客有過余而問者曰集詩而名以黃鍾者何耶黃鍾者陽律也陽之數極於九故黃鍾之管長則九寸圍則九分今諸家之集其數亦至於九耶鍾有名以應者有名以林者有名以夾者黃鍾獨長於五律今九家之詩皆選以長律耶鍾律與詩律雖若各異其鏗鏘韃鞳有音響節奏亦無有不同耶余笑曰子豈亡於方朔之

術者耶何其能射覆如此抑吾之選此集者祗以近代詩人多儇薄麤陋尤無足以導宣和平而得中正之音故聊以九家之格力溫厚才氣濃瀰者表以出之以爲作律之軌程而已噫中聲一振雅響舂容宮商得所噍殺盡變則斯豈不足以爲詩律之黃鐘耶客曰唯唯旣退次其言書于卷首九家者挹翠東溟之外又訥齋石川蘇湖芝竹陰澤堂七家

黃秋浦先生文集序

昔我外曾王父象村申文貞公嘗論白沙秋浦兩先生以爲沙翁是人傑風流太似晉時人謝 文石其倫

也忠介政事才無出秋浦吾儕朋遊間唯此兩公風
致人自不可及入相之後又每言秋浦若在作相當
在吾前其所施爲必有可觀當 宣廟作興之日才
彦並湊及至 仁祖反正之初則山林耆碩白首嵬
壘之士無不涉於朝者而文貞之歷數當世慨然起
叔度之思者乃獨在於先生一人而已噫文貞之於
先生其所以推忠慕義咨嗟永懷誠有出於爲交遊
朋儕一時喜好之外者小子之誦其言久矣顧生也
太晚於先生之歿三十餘年之後始得先生事行終
始於家牒野乘之間則又每歎夫先生之專對日域

也正當 皇使跳出秀酋未死之几當路之再三易使必歸之於先生者卽盧杞之必遣魯公於希烈之故智而迨乎金墉始錮賊臣構禍誅誘死囚以之鋤除一時名流而又必先擠先生拘幽竄斥沒身而後已自夫先生之沒而時事日變綱壞倫圮妖孽並與梟鵄翔舞虺蝮食人龍亡虎逝昔人所嗟則卽我文貞之知公而重公彌久而不能忘者此豈牽於交游朋儕一時喜好之私而然耶先生早孤稍長卽受業於牛溪成先生之門專心爲己之學而文詞夙成明暢粹麗尤長於駢儷擢第未久旋遭倭亂奔馳於戎

馬之間而嘗於宋經略應昌軍中與李月沙梆於于
諸人迭相唱酬方駕並鑣莫有能上下之者卽先生
之所得於餘事者可知也顧先生不喜著述有所作
輒棄去不留其後胤子芝所公之所裒聚者又燼於
丙丁兵禍以故家無藏稿先生之孫參議公與今少
宰李公選共相收輯得五七言詩及疏劄書牘之文
彙爲二卷以芝之所公所著詩序記若干首屬于其下
亟付之先生之外曾孫湖南李方伯師命以刻之刻
既成參議公又屬余爲斯集序且以散佚居多編簡
太少爲恨余惟後生晩學幸託於世好之末其知敬

愛先生則深矣今因此役復得以掛名於文字之中此正蘇氏獲序范文正遺稿之宿願也文雖蕪拙誠有不敢以辭者抑余聞之自古文章之傳於後者不在篇什之多寡誠不以富亦秖以異詩人之言豈不然哉白沙相公之遺文數十百篇先先生文集而行者已五十餘年矣余每讀其文嘆其篇篇有奇氣無一語蹈前人轍跡然而沙翁之精忠大節都在於戊午收議一篇則其他所謂數十百篇者雖不傳可也今觀先生斯集亦有丁酉誓海文一篇卽先生之義烈精神所貫之以鬼神證之以天地者此可以傳之

千古無所磨滅篇簡雖少固不足爲斯集恨也

金正澤齋遺唾序

歲甲子京師大疫金生昌立以疹瘡不起余時病臥稍間始往弔其大人首揆文谷公公爲言生少清明遜悌讀書嗜古又言生之爲詩自三百篇以下唯以漢魏樂府及盛唐諸家爲師法盖駸駸日進也而遽短折年十七死矣余聞而爲之怛然傷心其後相公又以詩稿一卷題曰澤齋遺唾者示余即生諸昆之所擷取生奚囊中遺草而録之者也所録不過古體詩四五七言及長短句律詩幾十首而其間體態已

備詞旨甚高有爲兩漢魏晉者有爲盛唐者有爲李白者又有爲長吉者譬如蚌胎初剖已覺爛然有照夜之色又如驥子墮地便能絕塵權奇滅沒千里在眼眞希世之奇才也曩昔公有湘澤之唫而生以髫年徃從旣已與公之賦騷近生之外舅太宰李公出鎭江都生又從而誦碣石之章續海月之咏而及歸京邸輒構山齋於白岳之下日與諸兄共揖揚扢志眇千古則其所磨礱鼓鑄爲之擬議者雖或未臻於純熟之境而其取路之正其稱物之潔其才情見識之奇邁卓絕要非近代詞人之徒知排比聲律神韻

全乖組織綺繪生色已泯者所可並日而論者也噫生之生也晚於相公諸子爲最少其死太早比之古人之有文而無年者又最少此不特相公長抱西河之慽而抑行路之所共惜之者也雖然昔者韓愈嘗慟姪孫滂之早死而至銘其墓則曰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此自寛抑之詞也屈原曰年歲雖少可師長今此又稱才之美拙本無係於年歲之老少也方今風雅道廢正聲日亡淫哇浮豔劣魔之誤人久矣操觚之士苟或有志於古作者之遺旨則滕國雖小必來取法斯集也亦足以爲迷路之一導師此可以塞

生者之悲而且以慰生於九原也耶噫

記

宅南小丘茅亭記

地或有遇不遇有所蔽則宜不遇遠於人則宜不遇匪斯二者而猶不遇何哉吾宅之南有一小丘宜於亭去吾宅幾數百步而近匪遠也周其丘亦幾數百步而曠匪蔽也然不遇於人而亭猶闕宜玆丘之日榛焉而棘日壖焉而兀也余偶行而得之幸其可期而遇乃命童僕取斧鍤剗夷其阯剔剪其蕪兀者易而棘者豁遂削木而椋焉埴土而壁焉編茅而茨焉

於是茲丘始遇余而亭余亦日遊乎其亭亭巃於[illegible]南山之朝嵐暮煙輸蒼翠效變態者日與吾目會亭之前流以石澗亭之後砂以松檜其聲之琮琤而叶環珮淅瀝而諧琴瑟者日與吾耳會亭之上[illegible]百家者書伊姚之記孔羲之經列莊之瑰麗左馬之遒雄者日與吾心會余甚樂之盍亭茲丘之爲余得也噫地有遊覽之勝宴息之適雖過於茲丘者或遠焉而在絕域則非吾所能得也或蔽焉而淪荒區則非吾所能得也今茲丘非遠而非蔽宜其終遇於余也昔者柳子厚雖羇於永州乎一岣嶁一渠澗尚皆有記

況余得玆丘於園𨻶又烏可而不記

扈衛褊裨廳壁記

循終南之麓以爲宅者非一而其最高而奇者曰吾王父相國公第從第而南委蛇行數十步其高者益高奇者益奇有亭翼然於其上曰扈衛褊裨之廳其爲丘僅數畝其爲亭僅五楹庳半之而終南之勝於是乎萃焉有巖盤陁若乍迤于其西有壑窈然若坎當于其南有澗出於南而稍西有泉爲井亦南而稍東然澗或絶或續視雨爲度泉之流常滮滮不以澇旱爲溢縮遂滙其壑以爲池而泉與澗爭注焉其曰

年月曰南澗曰玉泉實者爲池與澗與泉之名其曰蒼壁曰丹丘曰楓岸曰菊崖曰翹曰者爲巖之名皆鐫而朱焉環巖之前後錯之以植其樹多松栝檜栢楓欆其卉多嘉蕙萱菲杜鵑躑躅菖蒲每風自澗谷而來翕呷呷蕩林木競響大而爲宮細而爲商若鼓琴擊瑟於層崖之上花以四時遞葩闘妍眩奪若顰紅娥舞素姬婥約於翡帷翠幬之間其爲勝大都如此而莫得丏盡其狀焉蓋王父公時以原任大臣特領扈旄中外虎弁之屬以十百數具鞾鞈韈韊劍而趍者日候於門第屏墻窄殆不能周武王父公則闢

園後隟地以容之而茲亭遂爲編裨之所其所爲粧
水石之勝者以王父公杖屨亦時焉而至故也有過
于亭者訊於余曰吾始至於斯憑其高耽其奇悅其
勝以爲斯幽人逸士固莫得而宮也今矚目語難
之夫咸群而萃殆與地非宜乎且彼之空在於危徼
絕塞水若耽海鴨綠山若長白間延亭障若統軍洗
兵則茲地庸非外歟余未之應傍有人對曰子徒知
彼之宜而不知其復宜於斯也夫當時之危雖幽人
逸士固莫能以保其勝當時之安雖矚目語難之夫
亦得以嘯歌於一丘一壑斯係於時不可以地論也

且能使彼得嘯歌於斯者豈非吾君之聖而吾相之賢也耶雖然安不可以終有危不可以終忘苟或有南警而北擾者彼皆將移其所嘯歌者大之爲喑啞叱咤可使千人廢而奪之氣移其所葺于凋而觴于池者大之駕峗艫鼓巨浪轡阜樹海可使國容壯而卉服殄移其所環植而墻圃者大之關而爲榆林邏而爲萬里可使邊圉鞏乎若金湯是以君子識乎時以通其變覩乎小以推其大豈若子之言陋而滯也余聞而奇其說因並録玆亭之所爲勝者以爲記

覯江亭記

東方之水以瀆稱者七漢水其一也水自五臺而下漱月厓盪斗峽衡放逆折激而爲湍洄而爲漩軋焉如轂屈焉如僂蛟龍之所馮肯幽恠之所眩惑風雨晦冥徃徃而作雷摶電儵千里一瞬汨乎奔流至乎漢都之西始漫而爲氷湖爲銅津蜿蜿蛇蛇渟潪淪漣湍者潭漩者淵轂者砥僂者伸蛟龍幽恠之驕突者息而澄者如練舒者如錦縈者如緬麗者如縠如賔主之揖遜而不前如王朝之會大僚翼趍小僚鞠跽於是乎水之變始極焉而苟非智與勇曷足以覩乎此哉吾友申君瑞明爲人倜儻有奇偉之志好讀

史能識古今治亂興亡之迹聽其言可躍然而驚也
有亭於氷湖之上扁之曰觀汀且因以自號夫當水
之衝放逆折物有所觸焉而非水之樂於險也及乎
其漫而流勢有所靡焉而非水之有意於安也盖亦
任其遇焉而已其險也不爲苟而免而萬折必朝于
海似乎勇其安也不爲幸而求而周流不滯似乎智
彼忠臣義士忼慨激烈遭險若夷竭其力扶其顚幸
而濟也功尊而名彰不幸而不濟糜其身而不悔斯
豈非其險也不苟而免者乎主聖而臣良上殫其用
下盡其效其諧也若金石其際也若雲龍紳笏揖讓

不動聲色而四方寧謐敵服此固士之至安而崇而
亦未可有所必也斯豈非其安也不倖而求者乎噫
天下之事莫難乎治與亂之際而惟智與勇可以劑
焉耳夫觀乎是江能險乎險而安乎安者庸詎非天
下之眞智與眞勇者乎瑞明昔也有別業在月厓十
峽之間今乃舍彼而就此其亦有意於轉險而爲安
者耶雖然抑吾聞之君子之於世也始未必期於勇
而當勇而勇故天下以爲無敵始未必期於智而當
智而智故天下服其神明彼以捷捷爲勇挈挈爲智
者譬如蹄涔之水溝而引其流不能濡土之膚激而

揚之不見其跳而波者吁可哀也已瑞明固善於觀水倘亦以吾言爲然之

蝌甲窩記

累石以爲山視嵩華固眇然小矣然譬之搏沙聚塵爲巫鉅中人衣食之家行乞者爲之流涎而卓鄭猗陶之輩猶且憐之蟲之屬有無足者夔一足而禽之屬二足獸之屬四足則獸笑禽禽笑夔夔笑無足無足固可笑然而又有笑四足者曰百其足故至死而不僵彼四足奚其少哉則夫所謂衆寡小大之辨曷嘗有窮乎是特各因其所形而所視隨而變焉且

古之帝王或有茅茨不剪土堦三等而以爲居者後之人小之故有爲前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者後之人又小之故有周圜二十八里而木蘭爲榱文杏爲梁桂金鋪玉戶照爛而煥爀者噫帝王一也而其居之不同猶若此何哉茅茨雖朴土堦雖陋曆象日月星辰暨平水土以天下與人皆政之大者而猶足以命於是則是惟不計其小也已彼或高大壯麗至於二十八里而其於藏燕趙佳冶窈窕之女貯歌舞管絃之樂毛錯之珎紗錦之名[illegible]音禽[illegible]獸名卉異草以快娛耳

目者猶不能盡其慾於是則是亦不知其大也已
知其小斯以爲大矣夫豈有旣以爲大而猶欲大之
者乎不知其大斯以爲小矣亦豈有旣以爲小而能
無欲大之者乎友人洪子彦明近築室於湖曲因其
地之號扁之曰蟖甲窩鄙喭謂室之小者曰蟖甲洪
子盖亦以志其室之小也間甞求記於余余聞而詰
曰洪子其不知其室之大而乃以爲小也耶吾聞古
人甞以稊米喻人之一身夫以稊米之身而獲處於
蟖甲之室豈不綽綽乎有餘裕哉且蝸之角有國二
蟖甲尙爲一家其大小盖不啻若獸之於禽禽之於

蔞蟲蒿華沙塵之間而已由此言之雖其室之界若蠏甲然顧亦未爲小也洪子之窩吾雖未嘗一就扣焉吾知其必能覆之以數把之茅焉架之以數條之椽焉必有所謂門戶揩級者焉此古帝王之所堪居而布衣之樂極之不過圖書文史尚慕古聖賢以自娛而已無歌舞管絃之貯禽獸卉草之畜焉則亦奚可以蠏甲而視其室哉噫物固有不必大者宮室之類是已有不可以不大者君子之學與業是已學不大不足以任道業不大不足以傳百世而不朽夫業乎士矣而以蠏甲而自視斯爲賢矣旣賢矣而以蠏

甲而自視聖亦可以幾矣旣聖矣而以蠏甲而自視天可與之合矣士至於與天合業可謂大矣然士之能大其業者苟不以學爲先又何以哉洪子勉之抑吾聞之杜工部曰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使洪子尙勉學脩業以進用於邦國果能得乎庇寒之資以不負工部之言則雖以蠏甲視其堂亦宜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八

息菴先生遺稿卷之九目録

題李于鱗送張伯壽序後

書梧亭卷首

書清陰金先生答東淮申先生手書後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九

傳

郭將軍傳

郭將軍再祐者嶺南玄風人也字季綏父越當 明宗朝擢巍科著聲官終觀察使再祐亦能文累捷鄉解庭試明經然非其好也爲人沉勇多大慮兼通武事平居恂恂然若無能者時人未之識也獨越奇之再祐嘗從越朝帝京師有相者見曰子當立奇功顯名天下隣有富人女貌美其父甚愛曰嫁吾女必爲宰相妾再祐聞而求曰若必欲爲宰相妾者與我其

父奇其言遂與之頃之越卒再祐居喪篤禮鄉人稱其孝再祐因棄舉子業結茅爲亭於岐江之上時從釣徒以自娛至 宣祖壬辰年已四十餘時倭酋平秀吉大舉兵入寇號三百萬先陷東萊嶺以南皆震左右巡察節度皆恇怯庸奴爭棄鎭鳥獸竄俄而賊連陷十餘郡遂瀰八路昇平二百年民不見干戈無一人爲國家忼慨奮死志東嚮而發一矢者再祐在宜寧田間獨憤然倡曰方閫重職也唯務爲偷生之計不念國之存亡在野者可以死矣遂散家財募鄉中壯士括妻妾璣縞之飾盡與壯士妻子不旬且數

百再祐諭厲以義故衆皆願從死先是再祐從父赴京師也天子賚以紅錦再祐藏之以待用及是裁戎服以著具鬉笠飾白金左右綷羽自號紅衣將軍歷日祀越廟告以舉椎田出大饗士取草溪之兵發新反之粟將扼嶺右路是時賊將安國司聲言取湖南日引兵西前鋒已到鼎津鼎津距再祐軍十數十里津有淖不可行賊先使導者擇高燥設木旗之將以朝日渡再祐詗知之夜半率麾下壯士馳至其所拔其木易置之淖中因伏以俟賊果至至則陷淖中莫能脫伏遂發幾覆之未幾賊兵大至再祐度兵少非

計難卒破不破無以保嵑津再祐乃擇驍壯者十數
以從自衣紅衣乘白馬從者皆如再祐服騎亦如之
鼓譟出直薄賊壘左右馳以誘之賊覘其爲將空壘
而追行十餘里入山峪失再祐所在賊方驚疑忽見
前崖有十數壯士又皆紅衣白馬鼓而譟賊又大驚
追之俄頃又失之但聞鼓角殷山旗幟草阿左右賊
愈益驚惑以爲神且眩不識衆寡不敢追再祐伏強
弩徼之於弃中從樹木叢密射之輒殪追覆之江岸
水爲不流其設機應敵少擊衆多此類再祐所騎白
馬初不知自何至倏疾如飛雖砲矢齊發莫能中賊

尤以爲神再祐或於馬上自擊鼓徐行或吹笛鳴笳
以迷賊賊卒莫能逼賊後至者畏再祐皆不戰而退
亦卒莫敢右鼎津一步咸趍左路威聲大振事聞朝
廷首拜爲幽谷察訪時巡察使金睟協[illegible]兩湖兵勤王
至龍仁見賊未入潰睟亦還再祐憤曰徃者節度先
失軍當斬睟不斬又簡一方精甲以自衛不爽趍援
君父今乃不見賊而先走賊非在倭矣遂移檄狀睟
八罪聞於朝請斬之睟亦上奏奏再祐叛朝議大駭
招諭使金誠一駐居昌見檄文亦愕貽失席招幕下
士問曰再祐何如者公等有與再祐知者乎前學諭

朴思齊曰吾少與再祐同鉛槧再祐忠孝人也其居喪以哀稱其平居讀史至時危世亂忠臣義士之迹必忼慨憤嘆至哽塞不能言不知涕之縱横下也每言其家世受國恩至渥厚若國有危亂當以一死報終不敢顧妻子情不貲之軀以負國今日之事雖未能知其素蓄積只知爲國而不知爲身計也因言睟積失一路心且無以慰忠義望者誠一蹶然而起曰嗟乎烈哉然未知朝廷何以處倘有誤吾當以百口保乃上聞具道再祐本指所以爲忠義奮發狀又移書再祐睟兩止之朝疑始釋尋擢再祐爲刑曹正郎

褫聹巡察再祐益感勵雪涕誓將士直趨晉陽與上
洛君金時敏連擊賊破之威聲益振當是時諸路義
兵四起趙憲起於公山高敬命起於潭陽金千鎰起
於錦城金沔起於居昌俱以功埒再祐然而皆敗死
業弗竟獨再祐提單師抗勍敵大小數十餘戰未嘗
一敗光山人金德齡亦以雄勇冠軍貽書再祐期以
協志恢國賊甚畏如再祐稱再祐天降紅衣將軍稱
德齡石底將軍石底者德齡所起兵處也當是時二
將軍名最盛再祐撫士卒如家人雖最下者皆得盡
其情號令嚴明用法雖親不貸麾下士遇賊窘雖萬

衆圍必馳入出之卒無所傷以故能得人死力亦竟不敗云甲午賊兵盡撤再祐以連捷爲星州牧使兼助防將乙未徙晉州治獄堅不門未幾去丁酉倭復大舉入寇特起再祐爲防禦使使守火旺再祐聞命即勒四郡兵馳入賊遊騎已薄城下將士咸惴惴無人色再祐曰毋懼賊亦知兵豈輕犯我哉賊竟不果犯引而西再祐弟再祉有一僕犯關斬之族孽尹士者有違令亦即斬一軍震肅時賊憤壬辰之敗大肆屠僇所過無不殘破湖嶺之間千里蕭然天將楊元守南原先陷元僅以身逃列郡皆望風而潰再祐獨

不動體察使李元翼慮再祐城孤難守令解兵再祐報曰齊城七十即墨猶完唐師百萬安市能抗列郡雖潰此獨不可保那未幾其母在城死再祐棄軍去既葬避地轉入蔚珍地既僻人希食頗艱再祐以爲方次苫土不宜與人干貸手織販蔽陽笠資奇羨以食時與田父野老處未嘗態色爲矜人亦不知爲故將軍　上連命起衰中不應服已超爲慶尚左節度使再祐至則請大繕烏山關不行再祐謂不得職可去乃棄去臺官洪汝諄劾以慢遂就逮謫靈巖尋放還時方勸宣武勳自權悏鄭期遠以下或以輸餉請

援徵勞録獨再祐前後破賊未嘗上一首虜以徼賞
且乏姻婭援竟不録再祐素多病不喜仕宦雖入爲
漢城左尹同知中樞判決事出爲金慶左右節度三
道統制咸鏡觀察諸使或暫就或不就所實歷不滿
數考初金德齡與再祐俱爲世名將德齡驍力絶倫
嘗手撖猛虎虎强尾不敢動能躍馬出入房闥如平
地後株連李夢鶴獄竟死不脈國人莫不傷其寃再
祐亦自以名高心不安乃喟然而嘆曰吾本宜寧一
田父素無聞達之志不幸值壬辰之亂偶立尺寸功
以報國家今寇賊已平境丙已安吾身已榮吾可以

止矣遂入琵瑟山飡松餌穀學道引上屢徵不起及光海嗣位時北虜初起驚甚睥睨遼廣間耽耽有東噬志且天子日徵我兵朝廷方以無將憂海平府院君尹根壽言於上曰再祐才略無雙且得士卒心當今名將再祐一人而已今乃學辟穀道引以自逃殆有所託者雖然主上苟以誠召之宜無不起於是光海遣使特起之再祐遂稱病篤不任事不起尋卒卒之夕天大雷雨有紫氣冲霄竟日不滅再祐以光海丙辰卒越二歲戊午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率精兵三萬西赴援與虜遇不戰降至是人愈思再

祐外史氏曰世稱將軍得僊道能不食不饑不飲不渴豈其然哉往者將軍同道人朴守弘與余祖父同爲代言爲祖父言將軍事守弘嘗往謁將軍將軍與語因擧酒數杯俄而取器傾耳而瀉酒皆從耳孔出將軍之僊不僊縱不可解將軍豈不亦異人哉且不有所託亦安能離世自全殆與張子房千載同風矣余嘗讀將軍遺文至救永昌大君疏其書辭篤剴忠義鏗然然則將軍豈眞欲離世者哉子房雖辟穀後强起畫迎四皓計以救太子雖事或成或不成亦可謂同其道矣

沈生伯衡傳

昔者楚屈原被讒見放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出而詞人之賦興矣其後世文辭之士操觚捉管之倫蓋莫不以原爲宗而然其於原之瑰琦偉麗之體跌宕蟬蜕之旨與夫哀怨感憤悽愴激昻之音則自原弟子宋玉景差以下已莫有能及之者間獨有超軼之才牢騷之徒因其託懷之高曠而浮游疎濯或得其致由其遭時之危釁而悱悁欝結或得其情雖不可以與論於全體大成而斯亦足以覩其性情之所發而得其人焉若其造託湘流而投弔有文野鳥入

室而問鵩有賦郴州之去國投荒而懲咎閔生之篇成邢子之感時託興而秋風三疊之辭著則玆數子者固皆卓然精粹爲世所稱寢寢乎庶幾哀郢懷沙九歌之遺音者矣然余又嘗竊悲夫賈生賢也而流離而夭死宗元才也而擯斥而不遂而居實以僊僊逸群之姿尤爲短折無壽是豈高才美質固造物之所忌惡而凄音怨調自與憂虞而相並也耶何其奇蹇厄窮之至於此也頃者吾友沈生伯衡有絕異之資且善賦辭蓋亦居實之輩流也而竟短命死矣噫嘻惜矣余悲生之早世而恐其後遂無傳也遂爲沈

生伯衡傳

沈生者名機伯衡字也青松人其始祖德符相我
太祖封開國功臣青城伯其後冠冕鍾鼎累世不絶
至諱悅復大顯 仁祖朝領議政悅子熈世明經高
第官弘文校理有三子其仲則伯衡也伯衡生七歲
而校理卒其母朴夫人勤劬以育稍長能自知誦說
十四而就姊夫春沼申公受書詩申公諱最素號乙
古文文學冠一時時罷官居閑喜教授伯衡既至其
門遂與林川趙顯期淸風金錫胄平山申儀華諸人
相切劘爲文辭甚驩从之益力日有進諸人者年故

皆長於伯衡而伯衡爲最少然至於文諸人者皆莫敢長伯衡伯衡亦不自以爲少於諸人也伯衡最能詩詩甚清澹有趣而於賦辭盖未嘗業雖業亦未暇專而工然伯衡之爲之也往往發於天機而尤得其神解東江申公翊全一見而嘆曰瀏瀏渢渢其屈宋之遺韻乎伯衡天資既高性又粹潔其自執恬介有幽棲煉養之志然質凊弱善病常苦肺火咯咯出血者數年愈益羸其家又多怪有蛇出於寢舍之庭筮者皆言將不利主人伯衡既自以沉瘵恐遂不興復怪其蛇之爲災也乃倣賈生問鵩鳥爲賦以自譬名

之曰詰箘其辭曰欵吾生之多殃兮早孤居而伶仃
又重責於眇躬兮思接休而揚名集瓊瑰以爲佩兮
攬文章以㥄情粤往歲以離疢兮恒忳忳以不寧懼
溘然於一朝兮違宿志而徑逝天苟有意於福善兮
應脩嫮之不廢余旣恃此而不虞兮飭初服以娛
維季秋之戊辰兮聞鳥雀之驚嘑有長蛇之蜿蜿兮
止余室之南庭方产徉之肅殺兮宜蟄屈而深藏似
有意於隱顯兮詎無驗於災祥聞故老之來言兮將
不利乎家人心懔邑以不怡兮欲解惑而無因誠不
知其何故兮吾將問占於大巫陛冥漠以亟進兮叩

洪鐘以陳辭要端著而抽策兮願一辨於高明曰一
氣之恢炱兮人得之而爲生爰彊弱之不齊兮故脩
短之殊境顧玆物之作孽兮亦何關於天定苟精龜
之悠久兮雖遻妖而何傷若天賦之已索兮諒無災
而必殤惟兆應之芒昧兮羌難可以預度或遠符於
累世兮或遻變於頃刻有懋善而銷滅兮乃轉凶而
致吉而達人之不惑兮任予奪於造物福不可以求
獲兮禍不可以幸脫彼衆庶之蚩蚩兮昧至機而妄
發紛喪身於食色兮擧汨沒而莫悟慢神祇而瀆祈
兮謂性命之可保天有時而崩塌兮地有時而傾圮

矧人物之藐藐兮又何怨於生死孔不禱而稱命兮
盖先覺乎斯理樂天道而安素兮予又何疑於彼蛇
聞玆說之濩落兮若體祛乎沉痾願盡性而俟初兮
庶不動於淫邪重曰天地盪盪兮萬物擾擾古今迭
代兮賢愚異尚浮休一轍兮憂樂工狀漢氏得國兮
起自亭長鄧通豪貴兮奈有餓相大運迴環兮非人
力之所可勉强屈原遭讒兮賈誼離謗莫余知而何
慽兮獨熱中而怏怏仰顔氏之耿介兮美仲連之倜
儻吾將從二子遊兮守正直而獨徃磨長劍之陸離
兮要以試乎鏖彙掃濁世之澆漓兮與君子而爲黨

苟余忠之不售兮指雲林而税鞅超氛埃以遠舉兮與軒羲以下上知我者信我兮不知我者加我以邪枉示終始而不貳兮聊娛戲而放曠伯衡内行尤至事毋朴夫人以孝而能無違及伯衡病且革朴夫人憂之欲召巫行事伯衡固止以爲不可夫人益憂不知所出先是夫人去校理喪已十七年矣猶飯蔬藿如苴斬時伯衡亦遂泣而請曰如毋之一嘗滋膏者請奉毋言夫人亦遂泣而爲從其言也伯衡竟以巳亥冬不起年止二十一復無子

余於沈生旣以文記其墓然猶懼其徙也於墓

而無以大表見於世乃復爲傳焉夫沈生之文
詞多矣余爲傳只取詰當一篇者爲其辭純意
正其不惑於死生之際者如此則其宅文可知
也沈生之行人之稱者衆矣余爲傳只取泣告
其母一事者爲其病且死其誠孝之篤猶如此
則其宅平生之誼亦可知也昔者邢居實以二
十七死沈生則以二十一死其年之短於居實
又六歲而其文之所就已如此此則其才與居實
或過焉而無不及而余之必欲使沈生傳者亦
可知也世苟有愛其才而惜之者觀於余之此

文及其記於墓者則沈生之賡文始終亦可以
葢知之也嗚呼悲夫

說

稼谷說

龍門之支跨江而馳至于恒楊郡治之陽山囘若紐穹然而阜下有一壑窈然而谷江水漣漪又繚繞之始窺呀而冥旣入豁而明厥土沃豐泉且甘而瀹有良田若干頃而水而耨者又若干頃余友沈君伯衡甫嘗丨築于玆境谷舊名曰嘉沈君易之以稼因地之所可也沈君復取以爲號徵其說于余余且訊曰

農與士殊技也詩書與耒鉏異業也其[illegible]者闕里之徒
有以是請學者孔子絀之憂百畆之不易孟子以爲
小人之事今吾子績學爲文方且有志於大道之原
奚遽以稼爲哉其學孔孟而其求也乃孔孟之所棄
余竊耻之沈君曰子固得其一矣然猶未識夫所謂
二也夫士者何爲乎將以窮理而致庸也將以明道
而祛蒙也此所以異於農而又以異於商與工也其
不能是而言士者特貌而已其心已非士矣與其士
其貌而農其心曷若農其貌而士其心乎且吾聞古
人之言一草一木皆莫不明其理今夫穀之生雖物

乎顧不愈於草與大乎是又士之所宜明其理者也
故吾之爲稼也嘗首之以稻稻者道也又蹈也吾以
是明士之莫先乎蹈道也士之蹈道必務乎仁精而
義熟故吾種之以稉與菽稉者精也菽者熟也仁既
精義既熟始可以出而任天下之事故吾種之以荏
荏者任也以天下爲已任始可以共天職故吾種之
以稷稷者職也君子在職可以行道然必須上下相
交天地不相交不能泰君臣不相交不能治故吾種
之以麥麥者交也既相交矣不忠信重祿亦不足以
責其功故吾種之以菉菉者祿也食人之食方物出

謀始可以致其效故吾種之以牟牟者謀也好謀而成必須臨事而懼故吾種之以穛穛者懼也謀而能懼治可成矣然可懼莫大於民不可以不恤故吾種之以秫秫者恤也能恤其民國可以壽其脉故吾種之以麥麥者脉也國壽其脉而治化從而遍矣故吾種之以蕎蕎者遍也化已遍矣致天下之治宜享天下之大福故吾種之以粱粱者享也既致其治既享其福不可以不去故吾種之以秬秬者去也秬或謂之黍黍亦逝也功成身去乃合乎君子進退之則故吾種之以荅荅者合也吾於始種也見土之於穀藏

濈然無不生吾以是知人之性亦無不善吾見其旣
生也苟爲勤雖微必盛吾以是知人雖至愚弱不可
以自棄也苟爲惰雖茂必悴吾以是知人不可以恃
其才而慢其學也春而播夏而鋤秋而穫冬而食至
春而復然吾以是黙識天機之化化生生衰之或息
也吾之所以稼若斯而已士果尚於農耶農畀汚於
士耶又何必絜絜焉以爲辨哉余聞其說瞠爾者久
之曰曩言吾過矣吾過矣子之學幾乎成矣孰謂子
爲稼哉古有稼於有莘之野者其在畎畝也常以堯
舜之道爲樂及其進也堯舜其君民終又不以寵利

忍而歸也夫夫人之稼也其諸異乎遲與行之稼也子豈有慕乎是者耶士也慕賢賢也慕聖彼何人余何人有爲者亦若是已矣ㄱ 且慕其道而樂之而已又安知千駟之馬不之繫於龍門之谷哉

閑軒說

夫披襟而納冷籟褰帷而挹清輝以跌蕩於觴永此因乎勝者也升乎高以擷秀臨乎深以網肥此待乎境者也亦或有離人群遺世俗長往而不返深入而不出此絶乎物者也雖其迹或淺或深而志有精有粗然必有一於是而後始可以語夫閑也吾同年韓

山李君善裕家於長安中會賢里里素號多貴人園第而漸北而益近市人不堪其勞且擾也而善裕獨自以爲閒遂以閒名其軒余嘗徃而詰之夫京師者八方之所湊集而百物之所充藏轔轔而流水奔蹀蹀而游龍驤纚紛雜襲日夜未央使行者攘攘而居者芒芒則此朝夕之所以攪子子其閒南隣後棟楹北里鬧歌鐘眩於前非澹泊之色觸於後非諧雅之聲則此耳目之所以訹子子其閒至若出焉勸請酬入焉煩論誨狥乎俗不能去俗之模應乎物不能違物之態者此亦人情之所恒有而高人之所以爲不

堪而皆不足以病子之閑與衆無而子獨有人難而
子獨易抑子且有何術奚所操而然與曰否否吾則
閑吾閑而已又奚以術爲且儿子之所言者固若以
敗吾閑也而實有以成吾閑固若以壞吾閑也而實
有以固吾閑夫見其人物之殷車馬之都則吾於是
乎每悄然而思曰朝而盈者夕必虛熱而附者冷而
疎其孰如吾之淸淨而守寂寞而居乎夫見其堂宇
之華調曲之妙則吾於是乎每喟然而歎曰高明者
鬼之瞰哆哇者艮之濫其孰如吾之圭蓽而優游丘
索而研探乎夫見其人機之日巧世塗之多歧則吾

於是乎每慼然而嘆曰尚口之世僞日滋務貌之俗
情益離其孰如吾之嘿嘿而存其眞混混而全其癡
乎吾於是乎息爭競絕覘爲而志慮之日靜袪耀蔽
黜浮訛而視聽之日省懲佞訐愼趍蹈而言動之日
定凡吾之所以閑若是焉而已善裕之言蓋如此噫
以風月而閑者猶物之殉殉乎物則疲待江山而閑
者猶外之牽牽乎外則縻深入長往之士又不能不
愧於中道則若吾善裕者其不苟爲營營於物逐逐
於外逸樂而自得無往而不閑此豈不卓然尤偉者
哉余且感其言之有得乎孟氏不淫移之訓而頗與

河南夫子動亦定靜亦定之微旨相契也故樂爲之說以贈

鄭生孝先字說

家督道淵既贅於東平鄭公之室鄭公使道淵來請曰僕亦有子名孝先既冠而娶然尚未有字願公命以字且進而誨之余曰美哉公之所以名其子也夫孝爲百行之源萬善之本堯舜之道亦孝悌而已即人之德又何以有加於孝者乎書曰奉先思孝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釋是詩者以爲長我孝心之所思者其維則祖考之所行由是論之孝者固人之至

德而思又爲孝之要道鄭生其亦必顧名而思其所當思者矣且吾聞之鄭生之先自大司馬公以下至先兩相國爲七世而司馬之子是爲文翼文翼嘗相靖陵當神武之變有扶護衆正之功卒見忤宵壬至俛死不少變　本朝三百年來稱名相者蓋唯公及黃許數三公而已公有孫繼相其孫之子又相其孫之子之孫二人兄弟又俱相是皆有德業勳勞以焜燿於前後則鄭生之所追懷遠慕思欲以繩遺武紹厥聲者爲何如哉字鄭生曰永思蓋亦取書之奉先詩之維則之義也然余聞之思令名羞辱之及於父

毋不果於不善而果於善是又戴禮之明訓也是思也盖足爲爲孝之一事也請以是重勉鄭生可乎鄭公聞之曰斯足以訓吾子矣

跋

璿源系譜記畧跋

惟我 聖上嗣位之五年宗室朗原君臣偘上疏幷所撰璿源系譜二册以進 上覽而嘉之以其書繁簡有則詳畧適宜而有惠純收族之美命提調宗簿寺事禮曹判書臣尙壽與其寺正臣萬封等詣璿源閣得與寶牒相考訂而繼 命鋟梓以頒宗人以

臣方任太史也仰預讐校之役而仍復　命臣跋其
卷後以紀其事臣承　命稽首退取而閱之盖其書
自我　穆祖以上謹書其爵系而已而以下又謹書
二六傳統歷年妃匹誕育而已自我　恭僖王以下又
謹書其宗嫡支庶之受爵者四世而已而至于我
昭敬王凡六　王之外子孫若靡不書雖外裔之曾
玄亦書女適人者亦書凡為我　聖上九族異姓之
親者舉皆收錄於其中而名之曰璿譜紀略臣於是
拜手稽首而言曰嗚呼盛哉惟我　國家積德累仁
厥鴻敦大根深流遠猶打條之布濩源泉之瀵滈瀰

及而彌盛故其自我 穆祖 翼祖遡而上焉者此
亦猶周家公劉慶節高圉亞圉之親也詩曰綿綿瓜
瓞自土沮漆其非此之謂耶其自我 太祖 太宗
沿而下焉者亦猶周家毛聃畢原之昭邪晉應韓之
穆邢茅胙祭之胤也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其非
此之謂耶於休我 聖上既受祉上帝承寵 列祖
以纘有周文武之業且以欽明之功莫先於以親亞
章之化允本乎既睦推恩布惇方且施及於疏遠之
屬而是譜又適進於今日則其所以上助虞舜明德
之用下爲周士顯世之勸者固已至矣且其爲書遠

簡而近則備始略而終則詳實有便於考據而凡為
我 祖宗子孫臣庶者皆將家藏而人閱不待窺石
室之藏發玉版之秘又皆可以識麟趾螽斯之爲盛
辨璿枝潢派之所自嗚呼豈不美哉

四雅子遺稿跋

端明臨歿囑余請以已所著若干篇附見於先生遺集之末余固心諾之矣今番樂全泰沼兩世遺稿次第就刊而閬苑珠樹之林稚柯弱枝猶稱上寶則又何忍任其委擲埋沒而不收以貯之耶第其詩文之在亂稿者句字多有未定首尾亦頗不全故不得錄

只錄其辭賦暨祭門文爲四首噫雖少亦足珍也已

題後

題方正學文抄後

天地間有至神之氣或禀於人或禀於物物之大者無若日月星辰山嶽河海然其麗也氣致之其昭也氣使之或崒乎以氣而不傾或浩乎以氣而不洩至於之風之雷之雲之雨亦莫不得是氣而噓焉鼓焉潤焉濕焉蓋大得之爲大物小得之爲小物其應用亦隨而大小苟非至神孰能與乎此哉且是氣之鍾於人有純有不純純者聖也賢也不純者反之莫聖乎

乎周公孔子而周公孔子專其純者也莫賢乎顏與
孟而顏與孟養其純者也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其弗信矣乎然是氣也塞上下彌四海不爲時
代異不爲今古變而聖賢於世旣不能常生是氣於
人亦不能常得其後漢有諸葛亮以是氣討篡賊唐
有韓愈以是氣絀異端宋有文天祥亦以是氣不屈
於夷狄而蓋猶有未純焉豈造物者有所嗇而人得
之者鮮耶抑得之雖難而純之之爲難耶何其純者
之未見也後文山百有餘年而有方希直者出蓋得
是氣之幾純者也其言必稱周孔其學必以古聖賢

自興及輔建文興禮樂治庶幾三代不幸靖難作而希直與九族同日死以明大義於天下後世推其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且六爲文必本乎大道浩瀚如江海巖崿如山嶽欻乎其雷爍而雨漂也舒乎其雲霏而風响也噫非得乎是氣烏能以至此豈非是氣之粹然者爲其學熾然者爲其文亘然者爲其節乎非得乎是氣烏能以至此或有問者曰希直於古爲何人比余應之曰其才似孔明其忠似履善其文似退之其學過之

題徐马穀文集後示申瑞明

東坡云傳神之難在目其次在顴頰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又云凡人意思或在眉目或在鼻口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爲顧陸余每誦至此未嘗不三復而嘆其妙以爲東坡文章之顧陸其爲此言非特爲傳神之妙訣殆所以爲作文者發其解耳夫爲文章亦必得其意思所在而後可以運其妙是以古之善爲文章者當其摹畫事情必皆洞竅擢髓雖忻戚嘻愁人人殊而其所以形容而指切者無

不極於其工雖歷數千百載猶若與其人握手嬉戲相上下其論雖名區異境奇勝不一而烟雲之競態風月之互媚濤瀾之盪泅漪漣嶽岫之秀峭聯綿一入於騷人墨士之所吟咏使人覽之怳如其身之夌天台躡鴈宕杳然神游乎瀟湘洞庭之間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意思而運其妙而已固非若皮相影度之可以依擬成者則莊生斲輪之旨得之於手應於心而口不能言者殆此類也余觀近世文之弊極矣間有二三君子頗大鳴於世而其所爲文往往專求之句字幅尺之間而不得其解即譬之畫者特於目

之橫鼻之豎毛髮之毿然雖有一二之似至其精神所注若怒若笑若悲而慨若喜而快凡可爲淋漓而頓挫者卒皆蔑焉未之及也噫嘻文章之道其可以易言乎哉吾輩中志於文者亦多矣唯申君瑞明能不以拾掇爲工庶幾有古作者風近好徐昌穀禎卿之文纍從余求之豈非以其文之遒逸動盪有所契於心而然耶瑞明且工於畫頗有顧陸之趣其於坡翁之說不無耿發亦必知文與畫之非二道也故於昌穀集之去聊以斯言贐之

題李于鱗送張伯壽序後

王元美稱于鱗之文一云歷下極深一云匠心而林占一云如商彝周鼎海外瓌寶身非三代人物與波斯胡可重不可識一云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語不出漢以前世之君子乃欲淺摘而痛訾之是訾古人耳世之知于鱗固無如元美而其聳美而豔賛之者亦固無如元美也余嘗於李公擇所得所謂滄溟集而讀之其鉤棘不可曉者幾十之六七而其可曉者覺奇雅峻博信乎其深且古矣盖其爲文雖緣語而飾意者多因情而鑄辭者少而一切取左國莊馬公穀檀考韓非呂覽淮南班掾諸書句割而字竊之

此其所以欲深而必極其深欲古而必極其古者也耶此文於于鱗諸作雖未知其爲最善而被甄於陸弘祚文選其爲人所稱可知中有每飯未嘗忘兩名臣事之句斯乃截取太史公馮唐傳語而然余於此亦不能無所訝焉夫文帝之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者蓋以始聞其語於尚食監高祛故此後之所以每飯而思因其時而想其語實善摹人情者之言也不然以文帝求將之誠而亦何待飯而後意始在於鉅鹿也使文帝或因尚衣者而聞或因掌書者而聞吾固知其必移其每飯之思而在於每衣而每見書也

今于鱗之聞兩各臣事固非聞於尚食監者而亦非飯而聞也雖飲而思可也坐而思可也行而思可也常而思可也偶而思可也又奚必若大巫唱小巫從而每飯之云爲乎斯豈非好截取古人之語欲如古人而不自覺其謬也耶語云空穴來風若是而欲禁人之摘而訾難矣且商之彝周之鼎古矣海外之產若明月蠙珠珊瑚玻瓈木難火齊之屬寶矣然若銖屑而寸碎焉此補而彼綴上聯而下屬以亡失其全體則夫孰以爲古且寶哉不知者徒見其蒼然之色的然之光以爲古而寶而若使遇三代之人波斯之

胡而矚之則吾知其必徑去而不之顧矣其幸而不遇是者又烏知其不爲下鱗幸者也耶

書梧亭遺稿卷首 癸亥夏

曩余官司馬方校藝西郊有一人儒服襤褸持狀而訴曰言爲古文官朴公蘭之裔孫本邑誤簽爲閑役將補貟羽之鈌願有以免焉余遂進其人急先問朴公是在 明 宣之間以能詩聞者否是卽號梧亭者不曰然然則有詩集否曰然然是不在於我在我宗人其許矣余爲從其言免其役仍令取其遺集而來閱之格律溫雅且饒於藻彩深有中晩唐餘韻在

我朝亦可與李安分蘇陽谷諸人相上下惜乎屢經兵亂尋又遭患故子姓零替其收拾零金疎羽只此二編而已且余曾聞春夢亂於秦二世羈愁强似曾三家郎公之美聯而今考集中亦未免遺失噫世無楊用修靑塚黑山之詠雖甚偉麗其誰將續而傳之耶是可恨也朴生璡郎公之宗孫而藏公遺編者也今夏訪我於山亭請還其集遂書此於卷端而歸之

書淸陰金先生答東淮申先生手書後

小子昔在童丱之日嘗於伯舅副學公家得一古簡視之盖淸陰金先生爲答我外王父東淮先生書也

其時稚昧雖不識書中意旨如何而然尚能記得評
詩數語過十數年之後㪅從諸從求見其書則已於
己亥江閣之火並與傳家書篋而爲燼赫蹄雖小郎
一斯文之寶而患難流徙又未免爲六丁所將取則
毁璧之恨寧有旣耶頃於印出樂全全集之餘復取
丁丑歸田後所著詩律別爲一録付之印局方欲問
序於詞林諸鉅公而未果一日偶從首輔文谷公語
及玆録則公謂昔於庚辰春間淮翁嘗以歸田詩古
律各體寄示於先祖寓居豐山之日先祖爲之嗟賞
稱之於答書中多致慕悅之意其書今在先祖遺集

中矣余聞之驚喜亟取牛生遺集而考之則其書畧
卽小子昔歲之所嘗見者雖先生手墨之烱烱於毫
楮之間者今不可更得而時當變亂冠屨易畧三先
生之一時屏居礪節守志江雲嶺樹隔以千里而兩
相抒情於書尺之中者猶可按而覩也況其所評斷
詩格正如蜀肆之辨石歐冶之論劒自有懸之千金
而不可易者則小子誠不敢更求他文仍寫此書以
弁之此錄之首噫九原如可作其亦必犂然有當於
我王父平日之志也已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九